

亚英藏寨的年轻人

□ 廖兴友

每年的四月至七月间，亚英藏寨的年轻人像人间蒸发似的，少了许多。这个时间，各家的青壮年大多带上帐篷和生活必需品，成群结队上山寻找虫草，采集松茸。

亚英藏寨距离木里藏族自治县城约240公里，这个进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藏寨，既是虫草松茸天然的生长乐园，也是苦荞和天麻主产地。去往亚英村的前夜，我住在木里大寺下的达瓦民宿。离民宿不远，拾级而上，去木里大寺也只是一两百米石径的距离。本想一个油门直抵目的地亚英，可同行车抛锚，乘着细雨霏霏，行至亚英，已是傍晚。

亚英藏寨位于巴登山下。巴登山形似一只海螺，四面环山，无量河环绕的平坝，是养育亚英村世代儿女的良田。我入住的亚英村康萨雍居民宿，是一栋三层近千平方米的碉楼。碉楼背靠巴登山，面向亚英广场和无量河。“我们这栋楼，装修花了两百多万，装修费用超过了碉楼的修建成本。”康萨雍居民宿的主人仁争说，他在成都开了虫草铺子，平时在成都和亚英村“两头跑”。亚英村四到六月挖虫草，七月采松茸。到了这个季节，仁争就要回老家收购虫草松茸。

仁争热情地给我们煮酥油茶，一边解锁这栋小楼的密码。他说，你别看这些碉楼内饰全部是木质风格，外墙体是花岗石，其实，内墙主体主要还是用普通的石材砌筑成的。碉楼主体建筑完工后，再覆一层用于填堵缝隙的阿嘎土，最后再用硬度大、抗压强的不规则花岗岩装饰外墙。

我们缓步行走在亚英藏寨，发现碉楼的墙体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，就是下厚上薄，下大上小，碉楼立面呈梯形，平面方正简洁。大多碉楼虽为石木结构，却内不见土，外不见木。不过，进入室内，无论是地板、隔板，都是以木材作为隔挡，是一个妥妥的本色“实木空间”。

经得一位藏族兄弟的允许，我有幸到他们家仔细参观。碉楼首层

你独扛两千三百年风霜尘埃，在历史的河道里踽踽前行。来看你之前，只知你唤作昭化。若非亲临县署，怎知你腹中还藏着古早的名字：葭萌、汉寿、晋寿、益昌……

从东汉祝龟县起笔，至一九五八年收笔入广元，两千余年光阴里，一百八十二位县令的足印叠进青石板。你，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建制活化石。汉代的古城墙，蜀汉费祎墓，宋代文庙，清代考棚……处处遗存，皆是无声的诉说。我竟不知你如此古老，更不知你至今容颜未改——古朴、典雅、大气、厚重，如一块温润的玉，沉睡在岁月深处。

青石板铺就的瓦背路，中间隆起，两侧微凹。路旁，明清古宅以穿斗木构架撑起一片青灰小瓦的天空，是川北民居独有的风骨。店铺门前，琳琅小货，各色吃食，甜酸香气在齿颊间游走，撩拨着味蕾。独爱那“女皇蒸凉面”，米面蒸腾，拌上豆芽、酱醋、红油、蒜泥……一碗活色生香。传说女皇也贪恋这滋味，入宫后仍要昭化厨子相伴御膳房。

一只小黄狗安然卧于街沿，身贴大地，嘴枕前爪，眯眼睇着往来行人，仿佛在梦中咀嚼一段远去的

九寨沟有许多植物，我却对五彩池到长海那片红桦林情有独钟。二十多年前，到九寨沟旅行，就发现了这片还处于幼龄状态的红桦林。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实在有些可怜，那时就想这些纤细、瘦小的植株，能否经得起高海拔地区风雨雷电的洗礼。

今年春夏夏初，受破林林业之邀又进九寨沟，当然要去看看那片红桦林。车在长海停车点停下，我的目光迅疾落在了长海边的林海，一根红红的粗大的树木闯入了我的眼帘。红桦！久违的红桦长这么大了！我的心有些激动，立刻拍了几张图片。仔细观察，这棵红桦树足有三十多米高，胸径有五十多厘米，树干分支多而粗，即将脱落的片片红色树皮，就像一面面猎猎飘扬的旗帜，昭示着旺盛的生命力。

南方人对桦树的认识，可能仅限于文艺作品和影视剧。俄国著名诗人叶赛宁就创作过一首抒情诗《白桦》，赞美了白桦独特的美感和高尚的人

层高大约四到五米，有牧畜圈和贮藏室；二层三层都是居住层，大间是堂屋，堂屋周围有卧室、厨房等。三楼有一条狭窄的木梯，人们通过木梯上屋顶。屋顶作为日光最充足的晒台，则用于晾晒衣物和粮食。

过去，传统的藏族碉楼受洁净观念的影响，厕所一般不设在碉楼内，而是在室外单独建厕所，且要跟碉楼保留一段距离。而现在像仁争家新建的碉楼，未来达到接待客人的民宿标准，已经打破了过去传统的建筑习惯，每个客房都配备了卫生间。亚英藏寨的建筑风格，不仅体现了藏族人民的生活智慧和审美情趣，也反映了他们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和适应。

夜幕下的亚英村广场人迹稀少。静谧，被无量河翻滚的波涛声打破。六月的风从雪山滑下，带着冰碛的凉意，像一首摇篮曲，等待着村民转完吉祥塔的去。我忍不住上前搭讪。藏族姐姐叫旦珠次姆。她说，从12岁开始，就跟着爸爸妈妈上山挖虫草，运气好，一天可以挖到30多根，最少一天只有两 three 根，品相好的大虫草，一根可以卖40块钱。最近正是虫草和松茸的成熟季节，她的丈夫已经进山快一个月了。旦珠次姆

我抬头仰望四面大山，月光像融化的酥油，浸润着这片海拔2800米的宝地。我发现一位扎着马尾辫，穿着黑色藏族夏装的女子从小径走来，她的手机支架插在青稞袋里，镜头时而背对大山，时而对着滔滔翻滚的吉祥塔而去。我忍不住上前搭讪。藏族姐姐叫旦珠次姆。她说，从12岁开始，就跟着爸爸妈妈上山挖虫草，运气好，一天可以挖到30多根，最少一天只有两 three 根，品相好的大虫草，一根可以卖40块钱。最近正是虫草和松茸的成熟季节，她的丈夫已经进山快一个月了。旦珠次姆

这几个年轻人当中，人气最高的是益西彭措。他从去年6月开始直播，同时在线的粉丝达到了50多万人，观看人数最多达到26万人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亚英藏寨的年轻人纷纷拿起手机，通过视频直播，介绍家乡的糌粑、酥油茶、青稞饼、藏香猪肉等美食，介绍藏家的传统礼仪习俗、服饰文化，跟随这里的村民一起去挖虫草，到田间收割青稞荞麦，到非遗传承人家里介绍传统工艺制作。

从亚英村到成都需要十来个小时的车程，益西彭措有空就往成都跑，去学视频剪辑，学直播技巧，回到村里再教给弟弟妹妹们。益西彭措像“神”一样在小伙伴们心中存在。村子里唯一一位女网红、21岁的格绒拉姆生活在一个比较优渥的家里，父亲

又补充道，有帐篷，有煮饭的锅，有太阳能板和充电宝。这几天上山挖虫草的人多，晚上也不寂寞。

丈夫不在家，女儿已大学毕业，在城里的牙科医院上班。丈夫一年挖虫草可以挣个三四万，加上他们做点沙石和油料的小生意，日子还算过得红火。她转身指着一栋漂亮的碉楼说，这就是我们家的房子，没有一分钱贷款，全部是我们两口子辛苦挣来的。现在，她就盼着挖虫草的丈夫早日从雪山上满载而归。旦珠次姆望着丈夫挖虫草的方向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不觉间发现，乘着月光，“顶礼膜拜”朝着吉祥塔方向去的村民越来越多。我又“截”住了几个来做直播的小伙子，一个叫小丁争，一个叫益西彭措，一个叫叫其美波。我告诉她们，我刚才还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孩在直播。益西彭措说，那一定是格绒拉姆。我叫她过来。益西彭措说着，点开格绒拉姆正在直播的账号，在弹幕上给她留言，不到半根烟功夫，格绒拉姆就翻页到了我们跟前。

这几个年轻人当中，人气最高的是益西彭措。他从去年6月开始直播，同时在线的粉丝达到了50多万人，观看人数最多达到26万人。在他的带领下，亚英藏寨的年轻人纷纷拿起手机，通过视频直播，介绍家乡的糌粑、酥油茶、青稞饼、藏香猪肉等美食，介绍藏家的传统礼仪习俗、服饰文化，跟随这里的村民一起去挖虫草，到田间收割青稞荞麦，到非遗传承人家里介绍传统工艺制作。

从亚英村到成都需要十来个小时的车程，益西彭措有空就往成都跑，去学视频剪辑，学直播技巧，回到村里再教给弟弟妹妹们。益西彭措像“神”一样在小伙伴们心中存在。村子里唯一一位女网红、21岁的格绒拉姆生活在一个比较优渥的家里，父亲

魄。古时，“城”与“关”多分离，唯昭化例外——葭萌城与葭萌关，一体同生。“弹丸之城，金汤之固”。然而，此关一破，金牛道便如坦途，直指成都。公元二一一年，先主刘备踏足此地，厚植恩德，厉兵秣马，将昭化铸成蜀汉基业的第一块磐石，成就了“蜀国第二都”的传奇。

西城门外，一片开阔平地，名战胜坝。《三国演义》里张飞挑灯夜战马超的吼声，仿佛还在风中激荡。树荫下，一曲《滚滚长江东逝水》悠悠响起，瞬间将我卷入那金戈铁马的蜀汉疆场；城下马超叫阵声裂长空，城头张飞焦躁如雷，刘备的劝慰沉在低处……直至夜色吞没原野，灯火点燃战意，刀枪撞击火星，照亮了不眠的江岸。

凡称“咽喉”之地，必是血火浸透的沙场。古时昭化，水路通阆中、下夔门；陆路接金牛、抵成都。水陆

格。还有普希金的《白桦林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父亲与儿子》、索尔仁尼琴的《白桦林》等，都描绘了白桦林绚丽的美，可以说在俄罗斯文学中，白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象征着纯洁、生命和不灭的力量……

相对于白桦，红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在云南、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等地，就有红桦的自然分布，常生长在海拔一千米到三千多米的山坡杂木林中，真正成片的极少。我征服过许多大山，看到的红桦几乎都是散生的，要么一株，最多两三株，都被其他针叶或阔叶树种排挤压制着，占据的空间十分有限，没有一点儿高昂的

开了一个小卖部，也跟着仁争一起做虫草生意。格绒拉姆刚从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护理专业毕业，抖音号注册几个月，粉丝才几百人，对于成千上万粉丝的“益西哥哥”，既崇拜又羡慕。与其他哥哥们不同的是，格绒拉姆的直播除了哥哥们有的话题以外，她还多了跳舞、藏族服饰等才艺展示，所以“涨粉”很快。

寨子醒得很早。一位满头银发的婆婆提着奶桶走向牦牛时，隔壁的其妻仁争已经对着镜头跳起锅庄。我数着太阳能板反射的光斑，它们散落在石砌藏房之间，像被神明随手撒下的青稞。丁争说这些光斑是“会开花的铁皮”，它们代替了祖祖辈辈期盼的电线，在屋顶绽放出二十千瓦的春天。

摩托车的引擎声突然撕开清晨的宁静，几个穿褶袍的男人驮着帐篷向雪山驶去，后视镜上绑着的哈达像白鸟振翅。他们要在融雪前抵达海拔近五千米的山顶，用指甲从土里抠出金褐色的“雪山精灵”。我想起旦珠次姆布满裂口的手——她十二岁开始挖虫草，四十年的风雪都藏在那些沟壑里。

正午的太阳把石板路晒得发烫。我的手机突然响起提示音，康巴小伙益西彭措的直播画面跳出来。万人在线看他熬酥油茶，铁锅里的奶泡如同雅砻江的浪花。格绒拉姆换上了孔雀蓝藏装，在晒场跳弦子舞。考完驾照回来的弟弟，用手机拍着姐姐旋转的裙摆。屏幕那端的观众已经破千。

“等路修通那天，我要第一个骑摩托去稻城边界，只不过那天车轮下不再是羊肠般的土路。”丁争心里明白，他开车走老路到稻城亚丁有130公里，骑摩托车翻山到稻城边界只有两公里。听说木里这边经过委日乡修建一条路到稻城亚丁只有58公里……

我的内心和丁争一样激动，我仿佛听见虫草在土下生长的声音，听见松茸撑破腐殖层的脆响，听见理塘到亚丁的新公路正在山腹中一寸寸延伸。

要冲，“全蜀咽喉，川北锁钥”，这八个字，是荣耀，亦是宿命。

顾家大院门前，一位清洁工正俯身清扫石板上零星的落叶。汗水浸透了他的黄坎肩，古铜色的脸庞刻满风霜与日光的痕迹。邀他来树荫下小坐，老人絮语：儿女迁居城里，他却固执地守着祖屋，守着昭化的蓝天绿水，守着相伴多年的老街坊。“每晚在老房子里躺下，心里才踏实……”他喃喃道，皱纹里漾着安稳的光。

踱出东门，几位老太太在路边闲坐说笑。面前随意摊着些物什：刚摘的野菜，带露的草药，顶着黄花的小黄瓜，嫩生生的玉米棒子。买与不买，卖与不卖，似乎全不相干，家常话才是正题。问及桔柏古渡的去处，一位婆婆摇摇头：“两里地，树林子过去。光秃秃的，啥看头？大热天，不如坐着歇歇。”

我还是朝着古渡的方向走去。江水瘦了，裸露出大片滩涂。对岸，一只小船的影子泊在水边，影影绰绰，嘉陵江水在这里与金牛古道作别。江面出奇地静，水声极轻，极缓，像在对我的耳语：那个被时光磨得模糊的故事，絮絮叨叨，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。

慢下行，红桦树多了起来。这里的红桦树不再像在其他地方的红桦树那样单打独斗，孤立无援，而是成林成片了。我已经无暇欣赏五彩池的春水了，竟不自觉地走进了红桦林。红桦林的面积扩大了不少，林相整齐。明媚的阳光下，一棵棵红桦树挺直了腰杆，活脱脱一个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郎，热血喷涌，活力无限。

红桦林是高海拔地区骄傲的植物群落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身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这是清代郑板桥对竹的赞美，又何尝不是对红桦的赞美呢？红桦林下土质瘠薄，腐殖质少，几乎没有其他植物落脚。唯独红桦不嫌贫爱富，细小的根须紧紧地拥抱着坚硬的岩石，扎进裂隙石缝，吸取生存的养分。密密匝匝的红桦树挤在一起，抵御风雨雷电的破坏，顽强地向着蓝天，拼命地抽枝展叶。我不禁为这片高海拔地区少有的红桦林肃然敬起了。

慢下行，红桦树多了起来。这里的红桦树不再像在其他地方的红桦树那样单打独斗，孤立无援，而是成林成片了。我已经无暇欣赏五彩池的春水了，竟不自觉地走进了红桦林。红桦林的面积扩大了不少，林相整齐。明媚的阳光下，一棵棵红桦树挺直了腰杆，活脱脱一个个处于青春期的少年郎，热血喷涌，活力无限。

红桦林是高原地区骄傲的植物群落。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身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”这是清代郑板桥对竹的赞美，又何尝不是对红桦的赞美呢？红桦林下土质瘠薄，腐殖质少，几乎没有其他植物落脚。唯独红桦不嫌贫爱富，细小的根须紧紧地拥抱着坚硬的岩石，扎进裂隙石缝，吸取生存的养分。密密匝匝的红桦树挤在一起，抵御风雨雷电的破坏，顽强地向着蓝天，拼命地抽枝展叶。我不禁为这片高海拔地区少有的红桦林肃然敬起了。

从长海停车点沿着木质游道缓

登高情自远，离别愁更浓。很多人以为，登高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的“专利”，四川达州人却喜欢在农历正月初九登高，还专门取名“元九登高”，这是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元稹，因他排行第九，刚好在正月初九那天离开达州，调任河南。《达县志》记载：“通州(今达州)，以元稹闻名。”为此，我专程到达州，去体验这种与众不同的登高眺望。

遥想当年，晨曦沉浸在一派寒潮中，把元稹要乘船经州河离开通州的消息，一丝一丝向父老乡亲渗透着传递，它们延伸着奔走相告。人们扶老携幼，倾城出送，登上州河两岸的高山，送别元稹远去。元稹站在船头，含泪眺望，一步步后移，人群一点点前行，他由近及远，远到只剩下一个黑点；回头凝望时，那双清澈的眸子映照着人群从低到高，那到登上了城南的翠屏山和城北的凤凰山，泪水迷蒙了彼此模糊的视线，那凤凰山脉的走向，分明就是元稹书写的笔锋，刚劲中饱蕴着百结柔肠。

我随着人流，向凤凰山山顶进发，去元稹纪念馆重温大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，门前早已人声鼎沸，人头攒动，现场工作人员诵读着大诗人的诗歌，山顶凤凰楼旁特设的那堵心愿墙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，心愿与祝福在墙上随意怒放。

“我是被《达县志》上记载的那七个字吸引来的，一直以元稹为研究对象，我的毕业论文就是《元稹在达州的政绩探微》。”一位特意来凤凰山收集论文材料的男学生，瘦高个、卷发头，探究的目光伸出胡须，满怀采撷的愿望。我们走在青石板路上，他眺望着州河，一直不能理解：元稹在达州实施的那些造福于民的策略，如此深得民心，让老百姓一直惦念至今，现在究竟还能不能找到一些佐证？

他掏出手机打开“记事本”，递给我看：“这是我以前在网上搜集、整理的资料。”37岁的元稹“一身骑马向通州”出任司马，后来担任代理刺史，短短200多个日夜，做了几件实事：严整官吏秩序，则有利百姓；奖惩分明；公开竞争，合理合法买卖；鼓励农耕，开垦荒地；亲自耕种，指挥农业；亲拟祝文，求上苍赐福百姓。

“你看，原来他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实事，我这次来这儿，就是想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证明。”他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

当初，霜气应该还未散尽，第一缕天光漫过，江风掀起那个穿绯色官袍的身影下摆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青布中衣，这位在通州任上勤勉的刺史，眼窝深陷，凝视码头那棵黄葛树，这是他刚来时亲手栽下的，如今正为来往的百姓遮风挡雨。

研究生的自言自语，引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，探出一张胖胖的脸问道：“我是一位驻村干部，有一点搞不明白，让这位大诗人当官，他如何协调工作与爱好？”我说：远在江湖砺心志，自古贬官多妙文。他为官与作诗，尽在“认真”二字。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后，潜心创

浙东南的山村，遵循自然与人文法则，力求保留古韵、增添新章、激活特色，这里一程山水一抹记忆，十程山水，十分色彩！游走在传统与现代齐飞、人文共生态一体的浙东南山村，游学之人已然穿越古今而流连忘返。

“看得见山，望得见水，留得住乡愁”，浙东南以经济引擎推进村美民富，依托美丽乡村，拓展增收空间。随处可见休闲观光农业、创意农业、养生农业等新型业态；也随处可见海内外客人纷至沓来，有取经的，有观光的，有来颐养天年的！游人也为美丽乡村注入持久活力。

浙东南人民创造的“三美”融合社会发展模式，自然禀赋是载体，乡村文脉传承是灵魂，传统技艺弘扬是本分。游走在浙东南乡村，随处可见老式四合院、百年古戏楼，有的地方还看见三五百年的石碑，镌刻着这里人们的祖训家规。走进姓氏祠堂，瞻仰他们镌刻在历史长河中功名成就，细读各姓氏的族谱，万千感慨油然而生。我们身边很难见到带着泥土气息的文脉遗物，历史集萃的精华，早被时代盲目的威力洗散。我走进几姓祠堂，中墙上均刻着“违法犯罪族人死后不可立神位进族谱”的天条，不知道这规矩立于何时何人，产生的效果怎样？但我知道那一定是这些族人绝大多数的共识，是某种刺痛后的幡然醒悟，是正本清源的治理手段。合不合法什么条款无意查

登高情自远，离别愁更浓。很多人以为，登高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的“专利”，四川达州人却喜欢在农历正月初九登高，还专门取名“元九登高”，这是为了纪念唐代大诗人元稹，因他排行第九，刚好在正月初九那天离开达州，调任河南。《达县志》记载：“通州(今达州)，以元稹闻名。”为此，我专程到达州，去体验这种与众不同的登高眺望。

遥想当年，晨曦沉浸在一派寒潮中，把元稹要乘船经州河离开通州的消息，一丝一丝向父老乡亲渗透着传递，它们延伸着奔走相告。人们扶老携幼，倾城出送，登上州河两岸的高山，送别元稹远去。元稹站在船头，含泪眺望，一步步后移，人群一点点前行，他由近及远，远到只剩下一个黑点；回头凝望时，那双清澈的眸子映照着人群从低到高，那到登上了城南的翠屏山和城北的凤凰山，泪水迷蒙了彼此模糊的视线，那凤凰山脉的走向，分明就是元稹书写的笔锋，刚劲中饱蕴着百结柔肠。

我随着人流，向凤凰山山顶进发，去元稹纪念馆重温大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，门前早已人声鼎沸，人头攒动，现场工作人员诵读着大诗人的诗歌，山顶凤凰楼旁特设的那堵心愿墙，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打卡，心愿与祝福在墙上随意怒放。

“我是被《达县志》上记载的那七个字吸引来的，一直以元稹为研究对象，我的毕业论文就是《元稹在达州的政绩探微》。”一位特意来凤凰山收集论文材料的男学生，瘦高个、卷发头，探究的目光伸出胡须，满怀采撷的愿望。我们走在青石板路上，他眺望着州河，一直不能理解：元稹在达州实施的那些造福于民的策略，如此深得民心，让老百姓一直惦念至今，现在究竟还能不能找到一些佐证？

他掏出手机打开“记事本”，递给我看：“这是我以前在网上搜集、整理的资料。”37岁的元稹“一身骑马向通州”出任司马，后来担任代理刺史，短短200多个日夜，做了几件实事：严整官吏秩序，则有利百姓；奖惩分明；公开竞争，合理合法买卖；鼓励农耕，开垦荒地；亲自耕种，指挥农业；亲拟祝文，求上苍赐福百姓。

“你看，原来他踏踏实实为老百姓做了那么多实事，我这次来这儿，就是想找到一些有价值的证明。”他点点头，若有所思。

当初，霜气应该还未散尽，第一缕天光漫过，江风掀起那个穿绯色官袍的身影下摆，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青布中衣，这位在通州任上勤勉的刺史，眼窝深陷，凝视码头那棵黄葛树，这是他刚来时亲手栽下的，如今正为来往的百姓遮风挡雨。

研究生的自言自语，引来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子，探出一张胖胖的脸问道：“我是一位驻村干部，有一点搞不明白，让这位大诗人当官，他如何协调工作与爱好？”我说：远在江湖砺心志，自古贬官多妙文。他为官与作诗，尽在“认真”二字。元稹贬为通州司马后，潜心创

作，完成了《连昌宫词》，与《长恨歌》齐名，和好友白居易“次韵酬唱”的诗歌就有180多首。

我的目光越过攒动的人群，指着岩壁上的题字：“你们看，那‘通州’二字被雨水浸得发黑，笔画间隐着青苔，像不像元稹诗集里的墨迹？”

我们三人来到了一处最陡峭的石阶上，前面一名短头发的女学生，穿着本地一所职业学校的校服，听到我的声音，她转过一副好看的瓜子脸：“没想到唐代的这位大诗人，和白居易齐名的名人，居然到我们达州来做官了，一做四年，还让百姓如此惦念。”她踮起脚张望，“今天这登山的人群中，以后肯定会涌现更多像元稹那样的人。”

她告诉我们：老一辈子人说，元稹初到通州时，经常穿着草鞋在山道上勘察民情，麻布衣衫被荆棘划破了好几处。也有人说，元稹当年时不时站在这块岩石上眺望江面，心念黎民，眼光映照出十里外的帆影，这样的眼睛，现在一定也藏在年年登山的人群中。

一个开直播的中年男人正对着话筒讲述：每年正月初九，不管刮风下雨，达州城内十来万穿戴花哨的男女老少，都会如潮水一般冲出来，拿筐提篮，牵着老人，带着孩子，一起奔向山顶。晌午时分，山上树林里，三五一堆，八九成群，就坐在草地上吃饭，大声说笑，尽情打闹。

我的手机正好有一条抖音新消息弹出：“元九登高”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，是达州规模最大、参与人数最多、影响力最久远的一大文化盛事，“元九登高节”成了四川十大地方名节，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看完消息，我随手拍了几张照片，配上了这样一段文字：伫立凤凰山，诗意盎然：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。”“元九”登高后，景仰自然来。这种眺望早就沿袭千年，美德已经传遍万水千山，灵犀一点，完全可以化用诗人半句诗，聊以释怀：“元九登高达州行，半缘祈福半缘君。打开微信朋友圈，点了发送。

一望千年，千年眺望，总有一双眼睛从来不会忽视，幻化成达州城上空的星，凤凰山山巅的月，老百姓檐角的光。每年正月初九漫山遍野探索的心灵，与元稹离开达州时，站在船头回望通州的深情，早就一起定格在凤凰山的晨光里，遥相呼应。

把根留住

□ 母桂林

考，当然更不重要，但它的存在值得所有来这里的人们仰视。各姓祠堂的墙上，都贴有家族近來议事的内容和规划，祠堂内光滑干净的长条凳，说明他们在列祖列宗面前常聚会议，而不是为了迎合某种需要的造作。

在这里，我看见了向心力的一脉相承，正从亘古走向现代；在这里，我看见土地上的教化功能正继续往开来；在这里，我看见中国传统文化这根，依然保留个性，在乡村不屈地延伸。沿着一条十里八里长的溪沟溯源，小桥流水映人家，古木炊烟入画来。路旁有挂着“古法烤酒”的作坊，一老翁正在忙活。五谷杂粮的酒糟散发着热气和曲香，甑里的酒正细如雨丝般流进酒缸。小桌上放着免费品酒的小纸杯，桌上的收纳箱里排列着盛酒的各式陶甗。农家小院里，几个衣着整洁头戴方巾的妇人，正在把取下来的蜂蜜过滤、消毒、装瓶。一家名为“鱼跃”的酿造厂，正在准备该厂的“百年庆典”，整齐排列着半人高的甗缸，工人正在阳光下用老把式木片翻搅腌酱……

如今，我们正在远离骨子里的那份乡愁；浙东南大山里，“下南山民宿”的底色，与我们曾经居住过的土坯房长一个模样，只不过他们被保留下来，经当地的能工巧匠穿上了新衣裳，虽脱胎换骨却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一趟一趟走过，我算是明白了：山河就在眼底，描画的手法各异，但最根本的是，我们应该把根留住。

千年眺望

□ 高炯森

太极昭化

□ 姚勤然

温存。

穿过“瞻风”门洞。一袭白衣，粉伞轻移，如云朵飘入小巷深处。拾级登上城墙，放眼望去，竟是一片青瓦的海洋，在阳光下泛着幽光。

《华阳国志》记载：“战国中期，蜀王封弟葭萌于汉中，立‘葭国’”。秦灭直，设葭萌县，初在白龙江北岸的土基坝——那“巴蜀第一县”的旧影，水患无情，城池便南迁二里，落定于斯，便是今日的你。

选址者深谙风水之道。白龙江与嘉陵江于此交汇，江流洄澜，天地造化出一幅巨大的“山水太极图”。而你，正端坐于那玄妙的太极鱼眼之上。

筑城者，更是洞悉兵戈的智者。四条大街，五条小巷，不见一个十字路口，皆是“丁”字相连，曲折幽深。东西南北，城门错落。故人若贸然闯入，怕是要在这迷阵中失了魂

又见红桦林

□ 廖伯逊

格。还有普希金的《白桦林》、屠格涅夫的《父亲与儿子》、索尔仁尼琴的《白桦林》等，都描绘了白桦林绚丽的美，可以说在俄罗斯文学中，白桦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，象征着纯洁、生命和不灭的力量……

相对于白桦，红桦就没有那么幸运了。在云南、四川、湖北、河南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、甘肃、青海等地，就有红桦的自然分布，常生长在海拔一千米到三千多米的山坡杂木林中，真正成片的极少。我征服过许多大山，看到的红桦几乎都是散生的，要么一株，最多两三株，都被其他针叶或阔叶树种排挤压制着，占据的空间十分有限，没有一点儿高昂的